

天象世象



君子玉言 小杏

世界太魔幻，兩周一期的專欄似乎跟不上它的節奏了。先說美好的事：颶風「鸚鵡」與香港擦肩而過，豪雨帶來藍天雲霓。窗外每天上映風光大片：晴時大團白雲飄來飄去，海面忽明忽暗，船隻游弋；雨時一邊黑雲低沉，一邊夕陽斜照——這時就可預知有大概率出彩虹了。夏至日出現日全食。於是朋友圈前有七彩虹霓，後有日光如眉。

疫情仍在蔓延，二百一十五個國家和地區逾九百一十萬例，死亡人數超過四十七萬。美國白人警員暴力執法致黑人死亡，引發全球大規模示威，一個月來波及世界近二百個城市。

北京。連續五十六天零確診之後，六月初再現本土病例，九天新增二百多宗。初判由歐洲輸入。首都各類防控升級，全市大排查，剛剛開始的復工復課再次按下暫停鍵。

香港。港區國安立法在人大常委會上通過一讀，法律細節公之於眾，「達摩克利斯劍」在千呼萬喚期盼中終於落下，與各種勢力迎面交鋒。特區政府自母親節首度宣布將限聚由四人放寬至八人後，十九日再次放寬

群聚上限至五十人。有人着急兩地何時恢復通關，有人最關心放寬令後的示威集會。跑馬地一花店，疫情嚴重時順帶賣口罩，十六港元一隻。日前路過，口罩仍賣，卻換成了示威者的標誌性黑色口罩。

抗疫——抗議，音同，意迥。成了二〇二〇上半年全世界共同主題。眾好友半年後終於在父親節前相聚，警友感嘆「恍若隔世」。經歷「黑暴」，方顯最真的三觀；經歷疫情，方覺最真的牽掛。

徵信讀書迷上茨威格。這位奧地利猶太裔德語作家，之所以成為文學巨人，就在於他是一個真正的思想者，冷靜思辨、平和理性，又不失溫暖和悲憫。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這次引發全球種族平權運動的美國黑人也叫弗洛伊德）作為他的忘年摯友卻像一個「迷叔」，寫信表達傾慕：「我欣賞您對妖魔般人物心靈的發掘，我欣賞您精巧優美的語言，它表達的思想極為貼切，看上去像是透明的衣衫黏貼在古典雕像身上。」

茨威格寫新大陸殖民者「令人難以解釋的複雜現象」：「一方面，他們具有一種當

時只有基督教徒才有的虔誠和信仰，真心誠意、無比狂熱地向上帝祈禱；另一方面，他們又會以上帝的名義進行最滔天罪惡、最卑鄙無恥的勾當。他們的勇氣和不畏艱險的獻身精神能夠做出世界上最壯麗的英雄業績；但同時他們又以最無恥的方式勾心鬥角，寡廉鮮恥之中又夾雜着一種極其突出的榮譽感，一種令人欽佩、真正值得讚譽的對自己歷史使命的崇高意識。」

茨威格寫十九世紀的人們「真誠地認為，各個國家及各個教派之間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將會在人們的友善中逐漸化解，整個人類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和平與安全。」「今天的人把寬容視為軟弱，而那時的人把它看作一種道德力量。」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他，則清醒地認識到「在歷史上，理智與和解的時刻從來都是短暫和容易消逝的。」儘管茨威格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剛屆花甲時就厭世而去，但他對史實和人性的洞察，實在令人驚嘆，至今仍入骨三分。

幾百年來，西方的本性未變，世界的叢林未變。變的，只是文明的此消彼長。傲慢

與偏見，貫穿人類歷史。所有衝突，都是文化的碰撞；所有的偏見，都是文化的誤解。

當今中國在西方環伺中的境遇，既是一世界之下兩種制度的磨合（可謂「一界兩制」），也是西方對中華文化進入國際主流場的排異反應。僅僅說中國文化哲學，比如仁義禮智信、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以及人之幼」、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是多麼好的智慧；中國的唐詩宋詞，更是妙絕天下。但世界叢林中，卻對這個長得不一樣的東方面孔另眼相看。

父親節當日下午，坐在辦公室寫專欄。天色忽然暗了，以為雲在搗亂。朋友微信告「快看日食」，匆忙戴了墨鏡跑下樓，陽光明亮，看不出啥。以為錯過了，突然太陽鑽進一朵烏雲背後，依稀顯現半圓形，可惜手機拍不出來。回到辦公室，戴上三副墨鏡才可肉眼見。五十年一遇的「金環日食」帶來的暗淡轉眼即逝。

茨威格曾引用莎士比亞《辛白林》中的一句話：「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光明始終是世界的永恆。

雲上端午詩會



如是我見 尹畫

響樂團演奏，藝術家徐濤朗誦的詩歌《屈原頌》，震撼人心：「你是誰？仰望蒼穹的目光為何那樣孤獨？……衣袂飄飄，秋蘭為佩又為何形容枯槁？江畔彷徨，是因為你的天問沒有答案……」一聲聲質問，一句句吶喊，強烈的舞台張力感染了屏幕後方遙遠的我。

今年端午節仍在一場疫情戰鬥之中。為此，詩會特別安排了一個節目，由醫護人員、社區工作者、快遞小哥等共同朗誦詩歌《若我歸來》。若我歸來，不要掌聲，不要鮮花，我只想回家，好好地睡上一覺；只想看看我孤單的母親和擔驚受怕的妻子，以及嗷嗷待哺的兒子……平凡的心願，在這個不平凡的春夏，成為一種奢望，但因此他們也成為一群不平凡的人。還有一首致敬犧牲在抗疫一線的醫護英雄的詩歌《回來》，讓人淚目。

二〇二〇，注定要被載入史冊。這年，我們見證了太多的悲傷、離別，也收穫了很多感動、幸福。我默默在心裏祈禱，願疫情早點結束，讓生活回歸安寧祥和。

我未曾去過宜昌，但通過雲端，亦欣賞到西陵峽的風光。青山綿延，河水湯湯，雲蒸霞蔚，彷彿山水間飄盪着《楚辭》，河流中流淌着詩篇。秭歸屈原藝術團的姑娘們，身着綠色長裙，手持艾草葉，跳起了舞蹈《浣溪沙·端午》，背景畫面櫻葉飛舞，一隻隻粽子形如綠色的山脈。

雲端詩會的便捷還在於連接各地的藝術家，分場地表演。首都北京，由中央歌劇院交



閑話煙雨 白頭翁

梁孝王墓中真有四萬斤黃金？為什麼中山靖王墓中竟然沒有一斤黃金？那是來自滿城漢墓的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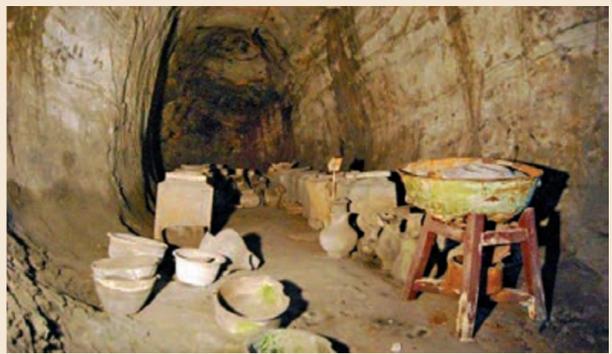
滿城漢墓（位於河北省保定市）是指西漢中山國王劉勝夫婦的兩座大墓。這兩座大墓就在滿城縣城邊上的陵山之上。陵山三山相聯，主峰高居其中，左右兩峰成屏風狀護衛，民間稱其為椅子山。漢墓十墓九空，甚至十陵十空。盜墓瘋狂肆虐，西漢的皇陵到王莽新政時期就開始被挖盜，有起義農民盜的，有割據軍閥帶領軍隊大張旗鼓盜的，有前期遺老遺少組織人秘密盜的，有後世官員公開盜的，更有新建政權作為政府行為以奉旨名義大規模公開盜的，當然也有民間盜墓高手偷偷摸摸盜的。東西兩漢的皇陵王陵到東漢末期就已被盜得十陵九空。

影響最惡劣的就是董卓，他令呂布作現場總指揮，把洛陽的東漢十二皇陵和長安的西漢皇陵全部盜掘得底朝天，手下軍閥隨其而為，盜墓已成公開「政府行為」，連能找到的王陵將軍墓，甚至豪門富戶的墳墓一律盜挖，都想憑空發橫財。到三國時期，孫權、曹操都帶頭盜王陵，能倖存的「大墓」寥寥無幾。有的王陵竟被翻來覆去地盜挖過多次。而滿城的封王陵竟然萬劫餘生，似有神靈保護，紋絲未動，中山王劉勝夫婦「睡」得依然如故。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跡。

我去徐州，專程去察看西漢封王楚王劉戊的陵墓。楚王劉戊是漢高祖劉邦兄弟劉交的孫子，是劉邦封的同姓王的第三代楚王。楚王劉戊的陵墓和中山王劉勝的墓都是鑿山而入，劉戊的陵墓幾乎把獅子山掏空，中山王劉勝也幾乎把陵山掏空。所不同的是劉戊參加了吳楚七國之亂，被漢景帝平亂後畏罪自殺的，死時應在三十五到三十七歲之間，在楚王位上當政二十一年。而劉勝是自然死亡，享受了當時人間的一切物質的奢侈的奢華。

巧合的是當劉戊自殺後匆匆被葬進獅子山時，中山王的陵墓剛剛開始勘測。西

尋找金子探索古墓



滿城漢墓內一隅 資料圖片

漢時的王陵多為葬於平地，有黃腸湊湊，用像現代鐵路上枕木一樣的黃心柏木為棺椁建成外椁，然後是填以數以噸計的木炭，鋪以幾尺厚的石膏泥，最後才是王的主棺，上面還要加以封土，封土越大越高，說明葬之王的身份越高，地位越顯赫。當然西漢也有規定，劉邦就曾制定下「陵制」，規定皇陵「高二丈，方百二十步」。而楚王和中山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鑿山為陵。

那時候的鑿山工具僅僅是鐵製的錘頭，鑿子，就是依靠這些簡陋原始的工具把一座石山掏空。這兩座諸侯王陵的不同點就是楚王陵早在楚王死後一百多年，大約應在西漢末年即被盜，而中山王陵墓安然無恙。徐州獅子山的楚王陵打道得真有水平，它是在整個石山中打通一條寬窄只能通過棺椁的石頭隧道，然後再把石山鑿空。盜墓的水平也真高，我站在墓道抬頭遠望，大約有三四層樓高的地方，正對着主墓道，四十五度斜坡直直地打進墓道，如果左右偏差二米，這條盜洞就打在了堅硬的石頭上，但真準，就像盜賊手中拿着定位器，幾乎不差一絲一毫，據說盜墓者有可能是楚王手下的大臣或家人，也可能是監督造墓的官員和工匠，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盜墓者手中肯定有一張詳細的墓道圖，這張神奇的藏寶圖深藏了一百多年。否則靠撞大運是撞不上那條窄窄的墓道的。

滿城漢墓卻躲過了這一難。據說滿城陵山上也有過盜墓洞，且不止一個，但沒有一條能挖在墓道上。數條

盜墓洞都直撞在巨石上，無功而返。陵山有墓無處尋似乎已成千古定論，中山王劉勝是造墓高手。

劉勝作為西漢的諸侯王，無論是同姓王還是異姓王，他都是最幸運的，一生吃喝玩樂，奢侈無度，縱情享受。《史記·五宗世家》中記載：「劉勝為人樂酒好內」，劉勝也直言不諱：「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其兄趙王彭祖曾譏諷他「徒日淫」。劉勝「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生有子女達「百二十餘人」。劉勝是西漢皇室中生育能力最強的，三國時期曾為蜀國昭烈皇帝的劉備就是他的後裔。可是到東漢末年，劉勝的王子王孫已然多不可數，隨着中山國的消滅，其後代像劉備已變成荷覆小販，其實即使是中山國仍在，劉勝的後代也會有一批討吃要飯，淪為徹底的無產階級，貧下中農。

因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生育了二十六個皇子，一百六十四個公主，因朱元璋怕虧待了他的龍子龍孫，就制定了一條規定，凡是他的血脈，男要封王，女要封郡，全都從國庫撥糧糧供給，結果僅僅過了一百多年，朱元璋的「龍」的隊伍已然超過八千人，國家已經養不起，逼得明朝不得不修改國規，讓他們其中的一大部分自謀出路。被朱元璋封為「開國第一功臣」的徐達，其後代無法為生，竟然淪落到替人在大堂挨板子以換點小錢餬口，史稱：金盆狗屎。劉勝的中山國才僅僅管轄着十四個縣，劉備當小商小販，自產自銷草履是必然的。但劉勝活得自在活得神仙。（一）

自私的界限



HK人與事 荃葵

麵，吃得興起，麻辣味刺激到涕淚交流，用了好幾張紙巾擦拭涕淚。一大堆濕漉漉的紙給放在桌上。此人吃完了，臨走前把髒物扔進那吃光了麵只剩下湯的碗內，碗內變得糊糊綿綿的，這人還以為自己「很有公德」，因為沒把它留在桌上。她沒有想到，這碗髒物不僅不衛生，還是可能令人交叉感染的高危毒物，為何自己不帶走呢？

「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這句口號在香港流行多時，那是源於當局不再多放垃圾桶在郊野公園行山徑上，一方面是不想人們扔太多垃圾污染環境，另一方面是減輕清潔工人背負垃圾下山的負擔。疫症到來後，很多本來不登山的人，一下子都登上去，形成山上的人比山下更多的怪現象。人多，垃圾也多，其中更有口罩，灑滿一地。有人掩耳盜鈴，把垃圾扔到遠處去，垃圾或掉進叢林，或落入崎嶇峽谷，為清潔工和義工增添不少麻煩。這又是另一沒有公德心的典型。不管疫情在不在，人與人之間，總要互相尊重，大家都講道理，明天才會更美好。

另一個例子，也發生在茶餐廳內。有人叫了一碗麻辣湯



柳絮紛飛 小冰

落座電腦前，窗外飄來絲絲臭味，那是養雞場的味道，是雞籠和鳥籠的味道。我不由得站起身來望出去，啊！窗外平台上的斑斑點點又增加了不少，兩隻野鴿子飛來又飛去，把體內的殘渣隨心所欲地留在那裏。

我來擲衣杆，在一端牢牢地綁上毛巾，隔着防護欄伸出去，我小心翼翼地打掃起來。在分體空調的外機與外牆之間，有一條不寬不窄的縫隙，那是衛生的死角。隔着防護欄，頭伸不出去，無從看見實況，我憑感覺打掃。我感覺到擲衣杆觸到一個軟綿綿的東西，用力往外一趕，出來了，原來是一隻活脫脫的白鴿。

白鴿的執著

冠狀病毒。

我等待着，等待牠熬不過我，便撒下這裏，遠遠地飛去。但是片刻之後，白鴿竟然趾高氣揚地走回那個狹窄的空間。牠怎麼就違背我的意願了？怎麼不懼怕比牠強大的人類？怎麼不顧忌眼下這個人對牠的反感，以及這個人對氣溶膠、空氣傳播、唾液傳播、接觸感染、糞便感染的擔憂？我等也等了，趕也趕了，黑臉也給他看了，可是牠依然賴着不肯離開。我確信，自己低估了白鴿，高估了自己，錯估了形勢。

狹窄的空隙裏是不是有幼鴿呢？我尋思着，再次從裏往外輕輕地趕。幾根爛草出來了，鴿毛出來了，鴿糞出來了，還有一枚色澤不太新鮮、已不具備孵化功能的鴿蛋出來了，最終沒有幼鴿。原來牠只是戀着在平台上築起的窩，牠的家應該在樹林，在原野，在廣闊天地，而不在夾縫中。

我拒絕牠的進駐，只是白鴿終究不明白我，當然也敵不過我。牠最終飛走了，帶着煩惱和遺憾，帶着溫馨和舒適的記憶飛走了

，牠將另建一個新家。不一會兒平台收拾乾淨，臭味消失，空氣清新，我重新坐回電腦前。

着手幹活之前，我習慣性地先環視一下窗外。那隻白鴿正站在鄰居家的平台上。牠多麼美麗，翹着尾巴眺望着這邊，眺望着牠曾經的窩，那個冬天可以擋風，夏天可以遮陽的家；牠嬌滴滴地站在那裏，不時用小嘴啄啄一下身上的羽毛，粗粗的脖子一伸一縮。這一伸一縮意味着什麼？許是習慣？許是煩惱？許是不安、蔑視、高傲？還是在尋思一個重返老巢的時機？

人類有其居所，鴿子也應該有牠的棲息地。可是空氣、衛生、接觸、糞便、唾液、氣溶膠，一連串的流行詞語纏繞着我，迫使我採取果斷的行動。而現在，面對什麼都做不了的鴿子時，我產生同情心了。我責備自己霸道、自私，感到自己被那渺小的生物所蔑視，所厭惡。我們都是造物主的傑作，為什麼不能和平共處呢？

後來白鴿又來過，牠依然站在那裏啄啄羽毛，伸縮脖子，看看這邊，看看我，看看那個曾經的家，然後無可奈何地飛去。再以後，白鴿不再回來。